



史記卷八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撰

宋

中

郎

外

兵

營

參

軍

裴咽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買直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述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

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

魯仲連廣雅云倜儻卓異也魯仲連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

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畜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

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

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

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案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問

八邯鄲

國新垣衍名也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

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

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國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家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

國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

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

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國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必國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

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

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國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爲久居此國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類而死者皆非也

案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國從類者從容言世

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國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

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

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道衆人不知則爲一身衆人不

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奔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

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嘗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

臨納等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

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

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

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

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唐歲餘周烈王崩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

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齊威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庫也東藩之臣

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

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饑乎十人而從一

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

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於何反噉嘻者不平之聲下

乾隆四年校刊史記卷八十三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晉書嗜者謂亦太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

鄂侯

國名在相州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

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

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

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

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

爲萊之夷維人是也國名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夷維維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魯也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

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

諸侯必舍於祖廟

納莞簟

管簟音攝

衽抱机

机音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簟

不果納

謂閉外門不入齊君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僂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僂謂主人

不在殯東將僂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

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

賻音助衣服曰送賻財曰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棄禮而存大體也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壽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

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

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

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徐廣曰怯死猶避死也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

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

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

徐廣曰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魏攻平陸

徐廣曰平陸邑名在西界也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

徐廣曰聊城之地也而齊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故定計審

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言必攻之也

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

國圖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

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國圖謂齊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

平陸是也言右壤斷齊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

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

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國圖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

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

國圖徐廣曰此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

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國圖如墨翟守宋却楚軍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

國圖言孫臏能

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

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中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

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國圖言既養百姓又資說

士終振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

矯國更俗

國圖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

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

乎

國圖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國圖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勣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

云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

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

國圖遺奔也謂奔子糾事

小白也國圖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勝子糾死是怯懼畏死

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

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國圖案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屬奴曰解屬婢曰

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

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

國圖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

武非形弓矢大略故爲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管子爲魯將國圖曹沫也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奔

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

國圖枝猶擬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

國圖忿激粉反

情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

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

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

而輕世肆志焉

國圖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

國圖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

其子舉漢書並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

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國圖言鄒陽上書自遠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勝等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

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譏見禽恐死而負累言不以罪死爲累乃從獄中

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瀟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列十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

不立曰吾知其然也應劭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係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應劭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蝕昴昴越分也將有兵

故太白食昴食于歷之也如瀟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應劭如瀟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學議願知應劭張晏曰盡其左右不明應劭言左右之

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則之應劭

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則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應劭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應劭伴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辟世應劭張晏曰楚賢人

伴狂避世也應劭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應劭謂以楚

爲謬故後之而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應劭韋昭云以皮作鷗鳥形名曰鷗夷賜夷皮襠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不用後猶下也

以襄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應劭案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

不在新故也國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爾蓋如故如吳札鄭儒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面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款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國語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國語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到

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國語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白圭戰

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國語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國語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驎國語案漢書音義曰駟驎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譏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國語字林云馬父廐子

北狄之良馬也國語食音寺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懷脚於宋卒

相中山國語晉灼曰司馬喜二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國語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國語應侯傳作折

音力音反云拉權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誓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自沈於河國語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絜厲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樂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

負石入海國語案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驅其牛角商歌曰甯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音公譚反 研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譚音善如字謂協韻失之也埤蒼云甯也字林音

豈藏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國語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國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饒

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訾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取緹燒以見其真是爲衆口鑠金也 積毀銷

骨也國大顏云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國越人蒙未見所

出漢書作子滅又張晏云子滅或是越人張字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

國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

謂所見 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議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

國徐廣曰燕王讓而國於其大臣子之也

能不說於田常之賢

國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國應劭曰紂

產也 國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尙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朝朝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置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國語：齊桓公一匡天下，人皆稱其義，而後已。

何則？慈仁感勸，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

國語：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恃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國語：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恃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國語：案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

列士傳：字子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

國語：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

而蹠之客可使刺由。

國語：應劭曰：蹠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賊盜也。蹠，宋無道也。並見戰國策。

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

國語：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閻闔欲殺王子慶忌，要

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燭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國語：雪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要離事見呂氏春秋。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蠮木根，抵輪困離詭。

張晏曰：根，抵下本也。輪，困離，委曲也。蠮，木根也。孟康云：蠮，結之木也。晉灼云：蠮，檀木根也。

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

爲之容也。

國語：左右先加彫刻，是爲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

國語：言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

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

相聘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義曰陶家名模下

陶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于天陶圖張云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章昭曰而不

陶燒瓦之甕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成也而不

牽於卑亂之謂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文云其

類七故曰匕首周文王獵涇渭戰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音義曰太公望

短而便用也陰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於詔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有便時侍帷裳臣妾所見率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音義曰食

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言云梁宋齊楚燕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死鮑焦如道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指

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巨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

不以欲僞行故名勝母論音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永詳也而曾子不入云里名勝母曾子

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邑號朝歌而擊子音灼曰朝歌者不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詔諛之人云四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獨大

巖巖之中耳國圖案時云節安肯有臨忠信而趨闕下者哉齊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衆應述贊曰魯連雖十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
總辦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歎更慷慨說秦王所器

史記卷八十三

史記卷八十三考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湣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至過字爲絕句言齊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谿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齊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烈王太子宜爲顯王

哀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臣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鈞矢之說

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卽墨聊卽聊城也徐廣注此粟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粟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十五年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譴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不聞聊城尙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舉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粟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